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主编 尹绍亭 夏代忠

滇西边区考察记

Fieldwork Notes on West Yunnan Border Areas

方国瑜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主编 尹绍亭 夏代忠

滇西边区考察记

方国瑜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西边区考察记 / 方国瑜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ISBN 978-7-222-05500-1

I. 滇… II. 方… III. 云南省-地方史-史料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490 号

出品人: 汤汉清

策 划: 尹 杰

责任编辑: 尹 杰

特约编辑: 李惠铨

装帧设计: 王曦云

责任校对: 博 林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滇西边区考察记
作 者	方国瑜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500-1
定 价	38.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总 序

尹绍亭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对人类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 它有英美等国的广义概念和德奥等国的狭义概念之分; 民族学 (ethnology) 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化。大致而言, 德奥等国的民族学即相当于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派之中, 对于民族学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舶来的学科, 其状况类似日本, 虽然学界同时使用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名称, 然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本丛书名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即沿袭我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长期并用的惯例。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是研究人类文化或人类行为的学问。具有文化和学习文化的能力, 是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文化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 使得文化的学习成为人类终生不可缺少的功课, 正因为如此, 文化的研究便不可或缺。人类学在发达国家之所以为社会民众普遍熟悉和重视, 并始终被作为大学基础教育的学科, 原因即在于此。然而, 当前该学科所显现的稳步趋热的现象, 却另有缘由。

在当代社会, 崇尚工业与信息、物质和技术, 文化往往被忽视和被边缘化, 然而许多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重大的危机、纷争和问题, 根源却非工业信息和物质技术, 而在于文化。例如现在有的国家因捕鲸而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而当事国却不甘示弱, 认为坚持本国的“文化传统”无可非议; 又如西方国家惯于攻击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 发展中国家则以“应理解和尊重国别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予以回应, 政治性的指责被判别为文化的偏见; 再如时下全球变暖危及人类生存成为热门话题, 如果追究人为的因素, 那么工业文明的弊端无疑就是“罪魁祸首”。此外, 君不见中东战火无

穷尽，生灵涂炭灾难深！有人说那是石油的战争，而“文明冲突”的解释，却令人耳目一新。国际大事如此，国内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和出现的种种问题，亦无一不与文化相关联。面对当代社会的困惑，文化的审视和诠释显示出了无可取代的魅力。那么作为致力于文化法则研究的不同于一般文化学的人类学因此顺势而兴，渐露显学之态，也便不足为奇了。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可用四句话加以形象的概括，那就是“生于动荡，立于国难，少壮挫折，中年复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引进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其时军阀割据，动荡不安；此后抗战八年内战四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们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辛勤耕耘，筚路蓝缕；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竟被看做资产阶级的学科而取消；80年代改革开放，清除了“极左”思潮，人类学民族学才得以恢复和繁荣。沧桑百年，斗转星移，现在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可以说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虽然如此，然而如上所述，面对当前国内外悄然兴起的文化自觉和无所不在的文化诉求，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无疑承受着巨大的挑战。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进行学科的建设，如何在融入国际学界的同时努力实现本土化，如何普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以提高国民的教养和素质，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应用研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均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课题如山还得从基础做起。就学术事业而言，优秀成果的产出和积累始终是重要的基础工作。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多年来笔者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同时，也先后负责主编过几套丛书，为促进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添砖加瓦。此次云南人民出版社秉承奉献社会、光大学术的一贯宗旨，不惜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决定出版“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我们能参与其事，感到十分荣幸。学术贵在创新，一套好的丛书也必须有独到的创意和追求。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第一，尽可能汇集老中青几代学人的作品。如前所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纵观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人类学民族学丛书，还没有系统地反映上述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成果集成，这是一个缺憾。当然，现在要弥补这个缺憾是比较困难的。众所周知，第一代人

类学民族学家大多已经辞世，除了他们广为人知的经典著作之外，欲搜寻其传世很少或者未曾面世的遗作，困难不小。所幸的是，本丛书觅求到了那一时代几位著名学者的大作：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方国瑜先生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梁先生的《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三位先生的大作虽然不可能充分反映同时代学者的业绩，然而毕竟使丛书增添了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的光辉，而且其时学者们的学风、学品、学问已昭显于其中。20世纪50年代成长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目前健在者尚多，不过多已迈入古稀之年。他们长年的耕耘积累，大多整理出版了；但身手尚健，老骥伏枥，志趣不减，把握潮流立足前沿笔耕不辍者，已屈指可数。令人欣喜的是，恰恰是这一代学人中的几位有影响的学者，为我们奉献出了其代表性的著作：汪宁生先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杜玉亭先生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女士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数量也仅为三册，虽然远远不能反映同代学人的伟业，然而作为承前启后的桥梁，那一代学者的理论功底和田野调查的水平也足可窥见一斑。有了上述两代学者的作品的支撑，加上选择相对容易的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纵向的系列，这可以说是本丛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关照了当代多样性的学术取向。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草创发展阶段，老一辈学者们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优选国外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应用，较快地实现了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形成了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尊敬。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可参照选择的理论方法还不多，仅为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等。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受“左”的影响，人类学民族学被误解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取消。然而其时学术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此领域和相关专业的许多学者实际上仍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事着民族调查与研究，但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基本断绝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善，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众多理论方法迅速被引进，新的理论流派令人目不暇给，犹如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错综复杂，蔚为壮观。本丛书的选题，注意到了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取向多样性的特征，除了有历史、考古、生态、经济、饮食、认知、象征、宗教、婚姻家庭、政治、

艺术以及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著作之外，还特别组织全国的学者编写了包容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的《现代民族学》和全面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部综合性著作的写作，也力求有所突破。国内以往的概论和通论，皆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者的著述，完全是外向的视野。而这两部著作则不落窠臼，在进行国外理论流派梳理的同时，亦重视本土学术成果的整理和研究。关照了当代多样性的理论取向，使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互融，并重视本土研究成果，形成了本丛书的又一个鲜明特色。

第三，个案研究、跨文化比较和宏观理论研究兼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范围十分宽广，内涵极其丰富，其研究和写作的样式自然也不拘一格。然而，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必有其专门的研究视角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人类学民族学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其基本的与众不同的研究途径便是田野调查的实证方法。迄今为止，该学科能够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即多为此类作品。时下标榜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拼盘”“杂烩”式的作品不少，看似时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伪劣，说穿了那不过是逃避田野的障眼之法。本丛书对此类著作自然不感兴趣，所选专著绝大部分即为深入扎实的田野实证之作。而田野研究又分为两类，一类为定点的个案研究，另一类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本丛书之中，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杜玉亭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杨福泉的《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郑晓云的《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等，便是个案研究的规范而扎实的作品。跨文化比较研究，在本丛书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尹绍亭的《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郭家骥的《发展的反思——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变迁的人类学研究》等，即属此类。我们说人类学民族学是实证的学科，所谓“实证”，那就是用从田野获取的资料和研究来验证理论。以微观洞察宏观，以特殊阐释普遍；反之，从宏观探究微观，从普遍解读特殊。该学科所做的学问，就是这样的田野和理论的互动循环。由此可知，除了田野实证研究之外，宏观的理论研究也不可或缺。为此，本丛书特别选编了《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宏观性的理论

著作。两书的作者们均以开阔的视野，结合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整理阐释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流派。基本上满足了编者欲统筹田野和理论两类著作从而扩大读者面向的策划编辑思路。

第四，写作队伍来自全国，阵容可观。本丛书既然称之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汇聚全国的学术精英加盟执笔，就应该尽可能地体现全国同行的优秀成果。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短时期内欲在全国全面组织书稿殊不容易；且由于丛书规模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第一批专著只能以云南学者的作品为主。而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扩大其代表性，本丛书特别邀约了全国各地数十位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共同撰写《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书稿，此举可谓学坛一大盛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目前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弊病，是缺少深度的交流和正常的批评。交流流于形式，批评误作攻击，均非正常的现象。而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或文人相轻、争名夺利的陋习，无疑是阻碍深入交流和正常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丛书有意识地扩大作者队伍，除了提升作品质量和扩大丛书代表性的考虑之外，亦有贬抑学界不良风气，提倡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实事求是的做人和治学的目的。

以上说了编者在策划组织丛书时的几个方面的追求，它们当是此套丛书的新颖和特色之所在。当然，作为学术著作，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质量。关于这一点，可留待读者慢慢品评赏析。如果能够多一些反响和批评，那是编者和作者求之不得的。作为编者，还希望能将此套丛书继续编辑下去，这样不仅可以弥补不足，而且可以开拓新的领域，例如选编中国学者在国外从事研究的著作等。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们，几乎全部选择国内做田野而走不出国门，对此国外学者早有批评。缺乏国外田野的视野，实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差距之所在。当然，这毕竟不是靠学者单纯的努力可以解决的，它还与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关系密切。不过近年来国内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捷足先登，选派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到周边有关国家从事长期的田野调查。相信再经过5到10年的时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便能突破田野的“本土化”而进入国际化的时代。

2008年，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将在中国昆明召开。能够承

办这样的盛会，是中国和云南学术界的光荣。那么，作为东道主，我们应该为此次大会献上什么礼物呢？对于学术会议而言，最好的礼物自然是学术成果。古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学者之乐自然莫过于以文会友、交流切磋。在作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本丛书第一批印制精美的著作于大会之前问世，将为会议增添光彩，并将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欢迎。最后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王晓燕社长，多年来，她始终热忱支持和鼓励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令人感动和敬佩；感谢与我一同主编此套丛书的夏代忠先生，在我出国期间，他承担了不少繁杂的工作；感谢负责策划和编辑此套丛书的尹杰学人、责任编辑李锦雯女士以及参加丛书写作的所有作者。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能够组织编辑出版这样一批高水平的著作，而且印刷装帧如此到位，实非易事。本丛书的问世，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状况，作为新时期的具有代表性和规模性的研究成果，必将载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史册。

2007年深冬识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目 录

自序	1
一 班洪风土记	3
二 炉房银厂故实录	37
三 卡瓦山闻见记	50
四 滇缅南段界务管见	71
五 裸黑山旅行记	92
六 摆夷地琐记	122
附录	
一 云南族姓考	161
二 土族 土职	244

Contents

Preface

1. A Record of Banhong' s Customs
2. The Original Memoir of Silver Factory in Lufang
3. A Note from Kawa Mountain
4. A Humble Opinion on Issues of Southern Part of Sino-Burma Borderline
5. Travels in Luohei Mountain
6. Essays on the Pai-I (Dai) Areas

Appendix

自序

系统之叙述，惟取所记，以民族分布之地理为篇，其有考校史事发抒意见者，亦附载之，或可供留心边事者观览焉。瑜经年专心于云南史地之学，略知边事。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九日，我外交部与驻华英吉利国公使，签换照会，重勘悉案三十余年之滇缅南段界务，闻之亦喜亦忧，草成《葫芦王地之今昔》一文载《新亚细亚月刊》九卷五期，《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孟仑》一文载《边事研究》二卷一期，《条约上滇缅南段未界之地名》一文载《民族杂志》三卷八期，颇多建议，而限于书籍知识也。腾冲李先生告瑜：曷不亲历其境以广知识，适尹泽新先生奉命为中国委员，邀瑜同往；及至边区，始知前所知识，率多谬误，研究边疆问题之难如此。在此区域，自昔道途险恶，鲜人行经，瑜同行者千余人，不辞艰苦，亦不易得之机会，惟以未能遍履极边之区为恨事。而同行人数如是之多，事过已六年，惟何塘先生发表一二短文，余未之见。则瑜所知虽陋，供诸世人，亦有可取，乃复理旧稿，间加删削，以为此书；其间有时势变迁，书法宜易者，一仍其旧，于以见当日之实情也。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方国瑜识。

一 班洪风土记

弁 言

班洪以银矿之富，英人强占，土人起而抗争，班洪问题，喧腾一时，为文刊诸报章杂志者，不一而足；瑜至其境，亦留心焉；故虽弹丸之地，别为一篇，或可使世人略知大概；然瑜虽数往返于其境，勾留无多日，且不能通语，凭目所见耳所闻者，岂能周知无遗，抑所见所闻者，岂不为偶然之事而非常有乎？瑜虽病前人所记不近事实，然瑜又岂能免不实不尽之识乎？惟有进者：所为纪录，亲见亲闻于其地，今所汇抄，悉据当日所纪，不增一语，故宁为片断，亦欲附之考语，作有系统之记载也。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记于滇垣之寓庐。

旅 程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孟定土司境，距昆明二十七日程，留此一日，即向班洪而行；从者，孟定土目岳相，班洪土目刘国用，镇康县府职员彭桐宣。经蛮弄蛮撒蛮腊等山寨至会闹，计六十三里，宿寨中缅寺。十二月一日，自会闹行，涉南况河南漫河至邦莫，班洪与孟定共管地也；午膳而行，涉小南滚河，深及马腹，经蛮老蛮巧蛮邦等寨至班洪，计八十七里，班洪总管迎于寨门，宿三老爷家。

十二月五日离班洪，复折至来时所经之蛮巧，过岩卡、户乃，至岗猛，晤班老王。午膳复行，经玉龙寨至南腊，计七十七里，宿高耀垣家。六日自南腊行，经焦山寨、蛮农寨，从小户算旁越坳口而至南大寨，计五十八里。距南大十里之阱，班洪与班况交界处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自南大行，经骂糯至蛮鸠，复入班洪地，过蛮东、蛮岗至糯俄，计六十八里，宿王姓家；糯俄为孟定所属。自此一日程至孟定，又三日至耿马土司城。

二十五年二月三日，复自耿马归，五日至孟定，六日自孟定行，涉小南滚河至南简，复入班洪境，至班中下寨，计六十五里，宿缅寺中。七日自班中至南腊午膳，复由前所经行路至岗猛，计六十里。

二月二十六日，自岗猛至班洪，前曾经之，计四十里。二十七日，自班洪行，至信呵午膳，以事宿于此，计行三十五里，信呵已为猛角董土司境。自此，一日程至猛角城。此余所旅行于班洪境内之程途也。

戒 备

余前所见记班洪事情之书，辄曰：其境如何野蛮，如何可怕；自顺宁而往，人多知班洪情形，亦以恐怖之语相告，意谓入其境有不堪设想者。将自孟定行，土司罕中兴为余言曰：班洪王，常常到我地方做生意，我们很要好，对汉官非常恭敬，昨天我已派人去通知中央的委员要来，他们一定好好的招待你，尽可放心，不要害怕：盖所以壮余胆也。余固好奇，无畏惧心；然所从者仅数人，兵亦不过十名，不能无顾虑，告同行者，戒备而前，偶闻林中异动，不免留意；及抵班洪，总管握余手曰：报者谓先生明日至，不得出十里迎候也。当为我谅之！余应：何须如此。至是，知总管以善意待余，心始安然。

卡瓦山

滇之西南，顺宁府属边外，——即今之孟定土司以南，南卡江下流以北，东接耿马猛角董募乃孟连诸土司地，西以潞江与木邦冻景为界。——所居之民族曰卡瓦，故称其地为卡瓦山，亦曰葫芦王地；卡瓦之一种曰卡刺，字或作哈刺，葫芦其变音也。葫芦王地有上下之分，刘万胜、石鸿韶，以班洪为上葫芦，班况为下葫芦，余数询之土目，极以其说为非，曰：上下之分，以

南坎乌为界，南坎乌以南为下葫芦，其北则为上葫芦。上葫芦部落以数十计，争长称雄，莫能相属，自命为王子，故有五王十七王之号；以余所知，部落之大者，有绍兴、业烈、甘塞、班况、班洪；次者，有绍巴、塔亨、光宗、莫弄、公己、货猛、班老、永邦、布德、蛮海；小者，有蛮郭、蛮回、目利、永和、困马、霞岛、霞勒、戛喜；其附庸者，有多岛、光我、那雨、拉星、凡马、工敢、港桑、工别。而班洪以位于卡瓦山之东北隅，与孟定、耿马、猛角董诸摆夷土司地接壤，多得与内地往还，故其名亦较著焉。

卡瓦族

卡瓦、多作猎狃狃或卡狃，亦曰哈瓦（曹树翘滇南杂志）；又称卡刺或卡拉，亦作狃狃（道光云南通志一〇七），作喇喇（张成瑜侦探记），作哈刺（毛奇龄蛮司合志）；又称卡利瓦（道光云南通志卷一七八），亦作卡喇瓦（永昌府志），作哈刺枉（清一统志卷四八九）。——凡此并名其族，前人不为分别，惟曰有驯卡、野卡或生卡、熟卡之异；余详询之，此族分类最多，名亦不同；盖交通阻塞，各地亦少往还，故异地而语言稍异，习俗亦殊，于是各地有其族之名称；从其大者而分之，则为卡瓦与卡刺也：卡刺文化程度较高，不杀人头祭谷，信仰佛教；而卡瓦，则较粗野，不信佛，杀取人头以祭谷；此其大较：妇女装束及村落之设备亦异焉。卡刺自称曰 La，卡瓦自称曰 Wa，何以为名，不得知其详。班洪境内所居，大都卡刺，亦有阿本、裸黑、山摆夷、蒲蛮、汉人，惟少数耳。

腊 家

班洪境无野卡，多为卡刺，自称为腊家；以卡刺呼之，不悦，呼卡瓦，则若遭大辱者。余在孟定，王用之先生告曰：至其境，切勿呼卡瓦，以腊家称之，为客气语，莫使反感也。余询之土人：何以讳言卡瓦？曰：卡刺与卡瓦，截然为两族，卡瓦鄙野，非人生活，不能以其名辱我族也。

班洪总管世系

总管，家无谱牒，亦不能详道其先代事；惟曰：其先出于绍兴，祖某，娶二妇，一卡瓦，一摆夷，并有子，以习俗卡瓦妇所出居长，住绍兴，为绍兴王，传至今；摆夷妇所出，迁住满各蒙爱（华言牛颈山），后至班况，有二子，长为班况王，次名像纳房，居公别，既而迁永业，复至班洪，为班洪王。像纳房生四子，长曰打辈，继为班洪王；次曰甲猛，初居焦山寨为王，以乱事迁往公明山新地方（按：余询其头目，曰：甲猛为班洪王所逐而夺其地）；三曰困散，为永邦王，传至今；四曰康良，为班老王，传至今。打辈之子曰甲辈，即胡玉山，继袭班洪王，云贵总督请于朝命为班洪土都司，札牒犹存。甲辈传子讲宗（按：无汉名，称为胡玉山第二），云南省政府命为班洪总管，委状犹存。去年以现任胡忠汉继袭总管职。

所称卡瓦山五王者，即其一家分封之地，居于班洪，今才五代，当在乾隆以后始王于此也。

姓氏

卡刺以父系为族，而不知有姓，即名亦多以行次呼之，如老大、老二；或以职分呼之，虽有乳名，讳而不言；故见土人执而问名，多不答。今总管姓胡，光绪十七年，迤南道刘春霖请云贵总督王文韶奏于朝所赐也。时头目甲辈，赐名胡玉山，五年前病歿，长子讲宗袭职，对汉官自称胡玉山，今以胡玉山第二别于其父。去秋，余友段雄飞杨宝书两先生至其境相晤，年已五十四也，不数月逝世。遗子三女六，长子困金袭职。数年前，胡玉山第二以幼子请名于镇康县长纳汝珍，取曰胡忠国，又为困金亦取名曰胡忠汉；余在镇康，见纳汝珍致胡忠汉函，称贤侄，初不解，至班洪，忠汉始告之。班洪境内，除汉人外，有姓氏者，总管一家而已。